

工艺、奢侈与消费：明嘉靖朝的纁丝

李亮

(台湾清华大学 历史研究所,台湾 新竹 30013)

摘要:晚明消费社会形成,更加促进了工艺造作的繁盛。嘉靖时期是个分水岭,各项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走向巅峰。丝织物中尤以纁丝为盛,既是最高档的丝织品,被委以祭祀、封赏等重用;又是民间市井狂热追求的奢侈消费品,尽管有着皇家的禁断,依然难挡生产、流通、占有的社会需求。

关键词:嘉靖;纁丝;天水冰山录;严嵩;消费

中图分类号:TS 941.09;F 4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18)01-0079-07

Handcraft, Luxury and Consumption: Zhusi Silk in Jiajing Period (1522—1566)

LI Liang

(Institute of History, Tsing Hua University, Tsinchu 30013, Chin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the late Ming consumption society has promoted the flourishing of technological creation. Jiajing period was a watershed, in which the official handicraft production come to the peak. Among all kinds of silk, Zhusi is the most high-grade and prosperous one. They were used for worship, rewards and so on. Also as the most luxurious silk, they were the pursuit of private marketplace. Despite the imperial ban, the social needs of production, circulation and possession were still hard to resist.

Key words: Jiajing period, Zhusi silk, *The book of Iceberd in the sun*, Yansong, consumption

作为具有装饰审美价值的日用品,工艺与设计无疑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经济、文化、政治等特征。而反向观察,一个时代的工艺、设计风貌,也完全取决于前述所列的各因素。嘉靖一朝,是明代商品、货币经济大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特别是自嘉靖中期开始,整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稳步提升,“直接推动了工、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农业中经营地主明显增多,对于全国各大地区物品的交流、商业的繁华、商人资本的积累,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更促使商品经济的较大发展,使明朝后期将近百年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业特别繁荣的时期”^[1],而工艺、设计的繁荣与勃兴,正是借这些财富和资本的增加、运作,顺势而为的必然结果。至于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封建时期统治集团的好尚,往往是一种综合且具有某种决定

性意义的因素,能够左右一个朝代的工艺、设计风格走向。这显然还可以归结为政治的力量,无怪乎从洪武至万历,在位时间稍长一些的帝王,颇能为其治下的工艺美术打上特色鲜明的个人化烙印,其中,嘉靖皇帝朱厚熜则是一个典型。

见证了堂兄正德皇帝的荒淫怪诞、昏庸无德,远在钟祥的旁系族弟朱厚熜继位之初,表现出了少年天子的英明神武和励精图治的信念。他任用杨廷和等一批干臣,推行改革,整顿朝纲,但好景不长,一场“大礼议”风波直接改变了帝国的走向,“世宗斥逐旧臣,大权独揽,而其求治之心却日益消磨,越来越深深地沉迷于方术和斋醮之中”^[2]。“大礼议”以及更定洪武以来的各项祀典,皆为朱厚熜要“宣示皇帝具有制礼作乐的权威”,以及“帝王之势对儒家之道的支配地位”^[2]。而这种刚愎和狂烈的政

策,直接主导了嘉靖一朝官手工业的生产与造作。其中,纁丝颇具典型。

1 织造与使用

纁丝,明代人俗称“段子”^[3]。按现代定义,缎为质地厚密,一面光滑的丝织品^[4]。而“段”是一个多义词,既是用于表示丝绸长度的单位,亦可指丝织品,即通“缎”。后者有时还可以笼统地指各种丝织品,在文献中颇为常见^[5];也有具体地作为纁丝俗称或别名的,所以“纁丝”与“段”混用于各种文献中。当“段”为长度单位时,又可写作“端”^[6]。“端”为周制,宽 2 尺 2 寸(约 74.8 cm)、长 2 丈(约 680 cm)的丝织物为 1 端,2 端为 1 匹,朱明沿用,但变成 1 端长为 4 丈,1 端即 1 匹^[7]。

在明代,纁丝是整个国家织造生产中最主要的一种织品。按照《明会典》所记,历朝岁造丝绸的产地主要集中在南方,各地织染局等机构每年上贡段匹数为 35 436 匹 1 丈 6 尺 1 寸 5 分,遇闰月再加 2 679 匹 2 丈 8 尺 8 寸 2 分。就纁丝而言,有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南直隶、河南和山东 7 个布政司,并为直隶地方制作。每年织造,额解京师,数目便可达到 24 117 匹,其中浙江最多,为 10 402 匹^[8],共计占年产段匹总量的近 70%。这还不包括前述遇闰加量,及宫廷不定期、不定量的加派与改织。如嘉靖五年(1526),“以赏用不敷,题准行织造地方,将原额岁造丝料改织纁丝、纱罗暗花一万八千匹,各长三丈五尺,阔二尺”^[8],仔细观察这组长、阔数据,正是朱明洪武时期就立下的丝绸段匹的法定尺寸^[8]。据当代学者的研究,明代裁衣尺一尺长度约为 34 cm^[9],那么,明代的一匹丝绸即长约 11.90 m,宽约 0.68 m。

然而,种桑养蚕、纁丝织染,毕竟有气候、地域和手工技术的差别及限制。在封建制中后期,由南往北,已显现出参差不齐的局面。因此,嘉靖七年,题准江西、湖广、河南和山东 4 个不善织造的布政司,停止织造,改交折色银两,并规定织金段一匹折银三两五钱,光素段一匹三两三钱,另每匹带征路费银五钱,山东每匹三两,每百两加银五钱^[8]。

如此大量的纁丝出产与征收,除皇帝及各王公贵族使用外,更多应该是以赏赐群臣。赏赐物的形式既有段匹,又有以纁丝为主料的成衣,从嘉靖一朝来看,皇帝的赏赐名目极多,次数更是异常频繁。当时的工部尚书雷礼在《谭墟堂摘稿》中^[10],记下了他于嘉靖三十五年四月至嘉靖四十三年五月 8 年间(1556—1564),所收到的各种赏赐,共计

57 次(见表 1)。由表 1 可以看出不同年份也有多寡不一的情形,以嘉靖四十一年(1562)颁赏最多,达 22 次,甚至还有 1 日赏赐 2 次的情况。赏赐品多为“银币”,即银两和丝织品,其中纁丝共 24 表里,币 14 表里;成衣较少,罗衣 3 袭并 1 件、纱衣 3 袭、纁丝衣 1 袭。币,即帛,这里当为赏赐丝织品的统称^[11]。

其中,“表里”显然当为量词,明代人应用广泛。有研究指出以“表里”作量词搭配的“对象限于段、段子、彩段、锦缎、蟒缎、红绿彩段、金龙官段、文绮、彩绮、彩币、文币、纁线、纁丝、纤丝”等,而同时出现的“纱、罗、绌”及“冬夏布、布、线布、棉布”等则以“匹”为量词^[12]。由此或可大致推知,在明代“表里”作量词时与“匹”同,专门用以形容段、纁丝、文绮一类厚密高档织物。而进一步设想,所谓“表里”首先当指两层织物,其次有可能又指有纹样与无纹样,或同种纹样、类型的两件织物,上下、前后相互缀合为两层;甚至是一种织物在颁赐时,专门折叠为两层的情形。作为文官的雷礼,所得纁丝一般一次 2 表里(见表 1),如遇大事或给赐王侯、外国使节等,赏赐更多,一次 20 表里,甚至 50 表里^[13]。至于权臣之家的积累,可从《天水冰山录》关于严嵩一族的聚敛情况窥知,记录在册的纁丝有 144 个条目,计 9 151 匹,占共计 14 331 匹零 1 段织物的一半以上。这个数字更是整个帝国每年缴纳段匹数量的 25%,世所罕见。

2 禁断与消费

纁丝如此大量的织造,却绝非人人得用,洪武朝规定品级官员常服可衣杂色纁丝、绌罗、彩绣,庶民只可用紬绢、纱布^[8];至嘉靖十六年(1537),有了更严格的禁断,规定京城内外文武官员除本品级服色及特赐外,大红纁丝、纱罗服只有四品以上方许穿用,其他俱穿青绿锦绣,遇有吉礼只许穿红布绒褐^[8]。但,禁断仅限于服色用度,以纁丝制成的其他织品却未见明令禁止,因此,一般官员及市商等,皆可使用。所以嘉靖四十一年(1562),在清官海瑞登记自己任职浙江淳安时,县衙内“铺陈家伙”的财产清单中(见表 2),多种纁丝织品赫然在目:红纁丝锦被 1 床、红缎帐 2 顶和闪色纁丝被 1 床^[14]。海瑞是清廉节俭的典范,且任职淳安时只是七品小官,尚有几件纁丝家当。倘若按照洪武订立的《会典》,六品至九品官员“帐幔许用纱绢,被褥用绌罗、紬绢”^[8],海氏显然逾制了。

表 1 雷礼受赏表(嘉靖三十五年至嘉靖四十三年,1556—1564)		
Tab.1 Reward list of Leili (1556—1564, i. e. year 35 to 43 of Jiajing period)		
时间(嘉靖)	事 由	赏 赐
三十五年四月初十	天寿山桥梁工完	陞二品服色俸级
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三	万法宝殿等殿、万范门等门工完	银、币:银 15 两、币 2 表里
三十六年十月初八	卢沟河工完	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
三十七年八月初三	大朝门等成,告于太庙礼成	太庙祭品:脯醢、酒乘
三十七年九月十八	大朝门、午楼等处工完	陞工部尚书
三十九年九月初七	历正二品俸三年考满	新钞、羊、酒:原封钞2 000 贯、羊 1 只、酒 10 瓶
三十九年九月二十九	玉熙宫工完	陞俸赏银、币:陞俸一级,赏银 30 两、币 2 表里
三十九年十月初九	永寿仙宫增制工完	赏银、币:白金 40 两、币 2 表里
四十年七月十二	仁和宫兴工,派雷礼礼祭	赐银、币:银 20 两、彩段(币)1 表里
四十年十月十五	寿光阁成,安吻、扁,遣礼行礼	赐银、币:银 20 两、彩段(币)1 表里
四十年十一月初一	寿光阁工完	赏银、币:银 30 两、币 2 表里
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五	寿宫兴工,祭告玄极宝殿、奉先殿礼成	赐祭品:1 卓
四十一年正月初四	遇瑞雪降期	赐珍馐:烧割 1 分,酒 5 瓶
四十一年正月十一	雪下天寒,照前例赏赐	赐珍馐:烧割 1 分,酒 5 瓶
四十一年正月十五	元宵节	赐酒饌、元宵 1 卓
四十一年二月十一	寿宫立栋	赐银币:银 50 两、币 2 表里
四十一年三月初二		赐拯疾丸 1 袋
四十一年三月初四		赐川扇:银素 2、砗磲 5
四十一年三月初六		赐飞鱼衣、银两:银 30 两、大红罗五彩飞鱼衣 1 袭
四十一年三月二十六	万寿宫成,遣谢土,安吻、扁	赐银、币:银 50 两、彩段 2 表里
四十一年三月二十七	寿宫美成	加太子太保,阴 1 子入监读书
四十一年五月初三	立“帝社稷”坊、牌工完	赐祭品:1 卓、酒 1 瓶
四十一年五月初三	“帝社稷”坊、牌,宫门墙西连,方工成,遣礼谢后土、司工诸神	大红金彩云鹤纱衣 1 袭、酒饭 1 卓
四十一年六月十三	承祐殿美成	赐银、币:银 30 两、币 2 表里
四十一年七月十九	祐祥殿、祐宁殿美成	银 20 两、大红金彩云鹤纱衣 1 袭
四十一年九月初一	殿堂工完,奏谢南郊、北郊、太庙、太社稷、帝社稷,收回祭品	赐祭品:1 卓
四十一年九月初三	龙禧斋、凤祺馆、福臻阁、禄康御美成	银 20 两、大红罗金彩鹤衣 1 件
四十一年九月初八	遣奉安皇极殿吻、扁,祭谢后土诸神	赐银、币:银 30 两、纒丝 2 表里
四十一年十月初三	举秋报大典,遣礼于城隍庙行礼	赐祭品:祭设
四十一年十月初三	“洪应雷宫”举大报典,分礼于城隍庙祭告	赐表里、宝钞:彩段 2 表里、钞 50 锭
四十一年十月初八	琉璃河修筑堤岸工完,安扁、谢土完毕	赐银、币:银 30 两、币 2 表里
四十一年十月十	皇极殿美成	加太子太傅,阴 1 子入监读书
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二	遣礼礼于初六日子时,告祭东岳庙	赐祭品:素馐
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二	举祈雪大典,遣礼礼于初六日子时,告祭东岳庙	赐表里、宝钞:彩段 2 表里、钞 50 锭
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七		赐拯疾丸:90 袋
四十二年五月十五	卢沟河堤工完	赐银、币:银 30 两、纒丝 2 表里
四十二年六月十六	板殿安成	银 20 两、大红金彩云鹤纱衣 1 袭
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五	福安殿、禄和殿美成	银 20 两、大红金彩云鹤罗衣 1 袭
四十二年九月初二	寿恩宫安扁,遣礼行礼	银 30 两、纒丝 2 表里、织金罗衣 1 袭
四十二年九月十四	大高玄殿举秋报大典,遣礼分祭都城隍庙	赐祭品:以收回素馐颁赐
四十二年九月十四	大高玄殿举秋报大典,遣礼分祭都城隍庙	赐彩段宝钞:彩段 2 表里、钞 50 锭
四十二年九月十九	申举秋报,再祭都城隍庙	赐祭品:以收回牲品颁赐
四十二年九月十九	同上	赐彩段宝钞:彩段 2 表里、钞 50 锭
四十二年九月二十	寿源宫二山接顶辟西宫门墙,及千秋、千乐、千景、千安	赐银两彩段:银 20 两、彩段 2 表里
四十二年十月初六	宫安扁,遣礼礼祭后土、司工诸神	
四十二年十月初六	寿源宫二山接顶辟西宫门墙,及千秋、千乐、千景、千安	银 20 两、大红金彩云鹤纒丝衣 1 袭
四十二年十月初六	四宫美成	
四十二年十二月初五	祈雪显祐宫	赐祭品:以收回素馐颁赐
四十二年十二月初五	祈雪显祐宫	此彩段宝钞:彩段 2 表里、钞 50 锭
四十二年十二月十九		赐拯疾丸:90 袋
四十三年闰二月十一	春祈分祭都城隍庙	赐祭品:以收回素馐颁赐
四十三年闰二月十一	春祈分祭都城隍庙	赐彩段宝钞:彩段 2 表里、钞 50 锭
四十三年闰二月十五	春祈分祭东岳庙	赐祭品:以收回牲品颁赐
四十三年闰二月十五	春祈分祭东岳庙	赐彩段宝钞:彩段 2 表里、钞 50 锭
四十三年三月二十四	祈祷、分祀灵济宫	赐祭品:祭设
四十三年三月二十四	风霾祭灵济宫	赐彩段宝钞:彩段 2 表里、钞 50 锭
四十三年四月初九	玄熙、承华、宝月等殿亭工完	赐银币:银 30 两、纒丝 2 表里
四十三年五月初五		赐拯疾丸、如意丹各 5 袋
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	与徐阶于禁直恭议更建洪坛	赐酒饭:1 卓

表 2 海瑞淳安铺陈用度表(嘉靖四十一年,1562)
Tab. 2 Property list of Hairuichun (year 41 of Jiajing, 1562)

上铺陈一副(I)		上铺陈一副(II)		中铺陈一副(I)		中铺陈一副(II)	
名 称	数 量	名 称	数 量	名 称	数 量	名 称	数 量
毛毯	1 条	毛毯	1 条	毛毯	1 条	毛毯	1 条
红毡	1 条	红毡	1 条	硬褥	1 条	硬褥	1 条
硬褥	1 条	硬褥	1 条	软褥	1 条	白绵布卧单	1 床
软褥	1 条	软褥	1 条	席	1 床	旧硬褥	1 条
沿边席	1 床	席	1 床	水裙	1 条	藤席	2 根
锦被	1 床	闪色纁丝被	1 床	白绵布卧单	1 床	毛巾	3 条
红纁丝锦被	1 床	白绫卧单	1 床	凉枕	1 个	帐钩	1 副
白绫卧单	1 床	水裙	1 条	红绢帷	1 顶		
红缎帐	1 顶	红缎帐	1 顶	红纱帐	1 顶		
红纱帐	1 顶	红纱帐	1 顶	绣枕	1 个		
帐钩	1 副	帐钩	1 副	帐钩	1 副		
水裙	1 条	绣枕	1 个	撒鞋	1 双		
撒鞋	1 双	凉枕	1 个				
绣枕	1 个	撒鞋	1 双				
凉枕	1 个						
手巾	1 条						

由表 1 可知,对雷礼的赏赐,作为段匹的纁丝甚多,而真正的纁丝衣却只有 1 袭,确见纁丝常有,而纁丝衣难得。这应该这是由于后者规制更高,每年织造量也更少:永乐十二年(1414)定下的成例,赏赐用的纁丝衣每年两次题造,上、下半年各成造织金纁丝圆领 800 件、素纁丝圆领 200 件,纁丝褙护、贴里各 1 000 件,共享纁丝 5 024 匹 2 丈 12 尺。这些用量仅是每年造纁丝段匹的 20%。圆领、褙护和贴里是成套的 3 种款式衣服,成例还规定,织造的纁丝、纱罗、绢布衣服,每套应包括上述 3 种^[8]。由此,赏赐用的纁丝衣每年应做约 1 000 套(或曰“袭”),至于雷氏得赏的那一套纁丝衣,也应至少包括了圆领、褙护和贴里 3 件。

回到服色,纵使禁令森严,但出了宫门就如强弩之末,对高档丝绸的追求以及朱明中、后期封建法纪的松弛,奢靡风气的鼓荡,成就了一番别样的景象。在此期间完成的著名市井小说《金瓶梅》中,也有不少关于纁丝的描写,包括武松、西门庆、道官和云离守等人皆得服用,种类丰富,有衲袄、道髻、道袍、灵衣和圆领等,甚至还有杭州织造的“大红五彩罗缎纁丝蟒衣”。颜色也甚是缤纷,鹦哥绿、青、玄、黑青,只要有钱,更可以“红袍加身”^[15],而这正

如本节首段所述,是世宗格外规定的。其实,嘉靖之前,段织物已在富人中流行。如弘治时期,处在中原地区太康县的有钱妇人,已“用罗、段、纱、绢,织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栏”^[16]。那么,在相对更加富庶的吴邑(今苏州^[17]),才会出现记载中所谓的绫、锦、纁丝、纱、罗、绉、绢“皆出郡城机房”,“比屋皆工”,“织作转贸四方”的盛况^[18]。毫无疑问,嘉靖年间,带有禁断色彩的纁丝、锦等已经和绉、绢、纱布等一样,成为流行于市井的织物品种。

3 地位与价格

纁丝在许多场合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与神沟通的制帛以及封赠臣僚的诰命,多以纁丝为之;皇帝纳妃的各色礼物清单中,皆首列纁丝;皇后、皇妃、皇太子、太妃、亲王(妃)、郡王(妃)等王公贵族的冠服,包括高级别官员的公服及常服等,亦多为纁丝^[8]。不可忽略的还有,朱明内官服用,按祖制,贴里“自十月初四日至次年三月初三日穿纁丝,自三月初四日至四月初三日穿罗……”,“凡婚庆吉典,则虽遇夏、秋,亦必穿纁丝供事”^[19]等。由此可见,入明,纁丝已经成为高档丝绸面料中最重要的一种^[20]。若按照今人的研究,段是“以缎纹为

基础组织的各种花、素织物”，其“经纬密度大，浮长较长，因而质地致密而富有光泽”^[21]，缎纹组织是“三原组织”（其他两种包括平纹组织和斜纹组织）中出现最晚且最为复杂的一种。明代所见纁丝多为五枚缎，或曰“五枚组织”（即织造时一个组织循环用纱线数为 5）^[22]。而嘉靖朝所见纁丝的命名方式多样，如按有无提花情况，可分为无花素段，以及运用多种方式提花的花段；依据提花方法的不同，还有暗花段（平纹起花）、闪色段（双色提花）以及妆花段（重纬组织，采用局部通经回纬的方法进行挖梭织造，可做到逐花异色^[21]）；按用以制作的服装款式分，又有过肩段、通袖段、裙段、袄段、袍段和补段等；此外，还有织金段、剪绒段、漳段、云段等。

表 3 洪武、弘治及嘉靖三朝织物估价比较

Tab.3 Fabric price comparison between Hongwu, hongzhi and Jiaging dynasties

织 物	洪 武	弘 治	嘉 靖	织 物	洪 武	弘 治	嘉 靖
麻布（贯/匹）	8	8	8	小绢（贯/匹）	20	20	20
粗绵布（贯/匹）	10	10	10	大绢（贯/匹）	50	50	50
粗苎布（贯/匹）	12	12	22	绵 绉（贯/匹）	50	50	50
中细白绵布（贯/匹）	20	20	20	纱（贯/匹）	80	80	80
大绵布（贯/匹）	20	20	20	绫（贯/匹）	120	120	120
葛布（贯/匹）	20	20	20	罗（贯/匹）	160	160	160
细苎布（贯/匹）	24	24	24	改机（贯/匹）	160	160	160
高丽布（贯/匹）	30	30	30	锦（贯/尺）	8	8	8
大白三梭布（贯/匹）	40	40	40	纁丝（贯/匹）	250	250	150
大青三梭布（贯/匹）	55	55	55	丝绵（贯/斤）	24	24	24
粗褐（贯/匹）	40	40	40	细绒褐（贯/匹）	240	240	240
氍毹（贯/匹）	50	50	50	毡段（贯/匹）	50	30	50
麻（贯/斤）	0.5	0.5	0.5	净棉花（贯/斤）	3	3	3

注：钱 80 贯为 1 两。

4 种类与名称

纁丝已是丝绸中的精品，而妆花段又是段类织物中的翘楚，也是中国古代丝织技术至高水平的代表^[26]。“妆花”，又名“装花”，作为织物的一种提花工艺，目前所见最早出现在明正德年间^[3]，至嘉靖时期已十分风靡。由于采用妆花工艺织造的段匹花样、颜色丰富，表现题材较少受限，因而颇受青睐。《天水冰山录》所记的“段”织物中，仅明确记载为妆花段的数量就有 2 653 匹，约占“段”匹总数的 33%。《天水冰山录》中的妆花段见表 4。这些妆花段的颜色多以大红和青为主，一半以上兼且施用“织金”工艺。其中的大红妆花五爪云龙过肩段（ I O22.1.1，此处所引《天水冰山录》中条目，皆有对应分类标号，以利检索，详参《天水冰山录·钤山

纁丝织造工艺的繁难，也决定了其价格不菲。洪武、弘治及嘉靖三朝织物估价比较见表 3。明代律法为了量刑需要，制定了不同织物的估价规则，其在洪武、弘治及嘉靖年间基本一致^[22-24]，只有个别织物的价格有所波动，其中就有纁丝。不难看出，从明初到明中期，纁丝应该一直都是仅次于锦的昂贵织品^[8]，以致购买 1 匹纁丝要 3 两多银子，而一名正六品官员 1 个月的俸禄（米 10 石）以洪武、弘治时价刚好只够买 1 匹^[8]。而嘉靖以后，纁丝的估价突然下降到 150 贯/匹，万历朝也是如此^[25]。这个价格甚至低于罗和改机，合理的解释应当是，嘉靖以后纁丝大量生产、贸易，对其价格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

堂书画记》^[27]）、大红织金妆花蟒龙段、大红妆花过肩云蟒段、大红妆花飞鱼云段、大红妆花过肩斗牛段等，都达到了极高的制作水平和规格等级。

此外，还有素段、花段、暗花段、刻丝段、剪绒段和锦段等多种段类，几乎囊括了段织物的所有形态。它们的色彩更加缤纷，有红、红闪色、青闪红、蓝闪红、大红、水红、桃红、黄、黄闪色、柳黄、青、天青、绿、黑绿、墨绿、油绿、沙绿、柳绿、蓝、蓝闪色、白、葱白、紫，等共 7 个色系近 25 种颜色。

这些“段”的命名，更是包含了许多需要更进一步揭示的讯息。例如“补段”，当是指按制度，在前胸及后背装饰有方形专门品级纹样（即“补子”）的服料。鉴于嘉靖朝丝绸实物资料稀缺，暂以朱翊钧“定陵”出土的丝织物为例，加以参照说明。该陵出土“妆花缎”16 匹，其中 1 件为“红八宝地云龙纹织金妆花缎方补袍料”，此缎以织金妆花工艺织出大

片排列整齐的八宝地纹,在袍料的一侧有一长方形补子,其上用金线织出云龙纹样,并伴有海水、江崖和牡丹花等装饰。另外,根据服装整体款式,设计花样,织成衣料,如“大红妆花五爪云龙过肩段”“蓝织金仙鹤通袖段”“青织金妆花凤通袖段”及“青妆

花过肩遍地金蟒段”等。当然,也有段匹标明了用途,主要是男子的补段和女子的袄、裙段,如“蓝织金獬豸补段 1 匹”“蓝妆花麒麟补段 4 匹”“绿妆花女袄裙段 106 匹”与“柳绿织金缨络裙段 1 匹”(I O 22.1.141)等。

表 4 《天水冰山录》中的“妆花段”

Tab.4 "Zhuanghua"silk mentioned in Tianshui iceberg record

匹

标号(I O)	名 称	数 量	标号(I O)	名 称	数 量
22.1.1	大红妆花五爪云龙过肩段	2	22.1.46	青织金妆花仙鹤补段	783
22.1.2	大红织金妆花蟒龙段	145	22.1.50	青织金妆花凤通袖段	14
22.1.3	大红妆花过肩云蟒段	109	22.1.51	青织金妆花斗牛云段	46
22.1.5	大红妆花飞鱼云段	4	22.1.52	青织金妆花斗牛补段	44
22.1.6	大红织金飞鱼补段	13	22.1.54	青织金妆花孔雀补段	191
22.1.7	大红妆花过肩斗牛段	5	22.1.57	青织金妆花獬豸补云段	417
22.1.8	大红妆花斗牛云段	50	22.1.67	青妆花遍地金段	17
22.1.10	大红妆花斗牛补段	41	22.1.75	绿妆花凤段	4
22.1.11	大红妆花斗牛宋锦段	7	22.1.100	蓝妆花麒麟补段	4
22.1.12	大红妆花云凤段	1	22.1.109	沈香妆花麒麟补段	9
22.1.15	大红妆花仙鹤补云段	96	22.1.110	沈香妆花斗牛段	3
22.1.19	大红妆花锦鸡云段	5	22.1.111	沈香妆花獬豸补段	1
22.1.21	大红妆花孔雀补云段	13	22.1.115	玉色妆花蟒龙段	1
22.1.22	大红织金妆花过肩麒麟段	1	22.1.117	紫妆花过肩凤段	1
22.1.23	大红织金妆花麒麟补段	192	22.1.133	红织金妆花女袄裙段	85
22.1.25	大红妆花麒麟补云段	37	22.1.135	青妆花过肩各样女袍段	15
22.1.41	青妆花过肩蟒段	62	22.1.136	蓝妆花凤裙段	2
22.1.42	青织金妆花蟒段	63	22.1.138	蓝妆花女裙段	47
22.1.43	青妆花过肩遍地金蟒段	1	22.1.140	绿妆花女袄裙段	106
22.1.44	青妆花过肩凤段	3	22.1.144	紫妆花女袄裙段	13

5 结 语

近年来,晚明奢侈消费和商业文化的议题成为海内外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28]。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向了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既有经济、文化层面的繁荣,又有政治、思想范畴的变动。无疑,嘉靖朝往往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伴随着商品社会的成熟与兴盛,享乐主义与消费文化大行其道。文中所讨论的纁丝,作为物质文化中的高档奢侈品,成为该时期一个极好的注脚。

嘉靖时期,纁丝既是高级昂贵的,又是织造最多的丝织品。看似矛盾的两个属性,恰恰说明了以统治阶层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对此类奢侈品的大量需求。而当占有和消费奢侈品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时,以严分宜和西门庆等为代表的士、商阶层,踊跃地成为皇室之外、当仁不让的消费主体。同时,各种禁断开始松动,法规典章俨然具文。纁丝的织

造在这种蓬勃的需求和消费中不断完善,颜色、纹样和种类亦丰富而多样,特别是《天水冰山录》的“曝光”,既让当世人对巨贪严氏有所了解,又填补了后世对嘉靖朝最高档丝织物的全部想象。

参考文献:

[1] 王毓铨. 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M].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692.

[2] 王天有,高寿仙. 明史:一个多重性格的时代[M]. 台北:三民书局,2008:212.

[3] 王诤,刘雨. (正德)江宁县志[M]//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第 104 册. 影民国长春室抄本.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328.

[4]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汉语大字典[M]. 缩印本. 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3428.

[5] 方岳贡,陈继儒. (崇祯)松江府志[M]//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第 2-3 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327-328.

[6] 俞樾. 茶香室经说[M]. 台北: 广文书局, 1960.

[7] 田艺蘅. 留青日札[M]. 朱碧莲, 点校.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336.

[8] 申时行. 明会典[M]. 缩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276, 336, 386, 396, 403-404, 907-908, 1009-1013.

[9] 丘光明, 邱隆, 杨平. 中国科学技术史: 度量衡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 408.

[10] 雷礼. 饴墟堂摘稿[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 续修四库全书·集部 1342. 影湖南省图书馆馆藏明刻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163-195.

[11] 孙诒让. 周礼正义[M]. 王文锦, 陈玉霞,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149.

[12] 熊辉. “表里”的量词用法[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41(2): 125-127.

XIONG Hui. The usages of the word “biao li” as a measure word[J].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9, 41(2): 125-127. (in Chinese)

[13] 徐学聚. 国朝典汇[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 265. 影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天启四年徐与参刻本. 济南: 齐鲁书社, 1996: 236.

[14] 海瑞. 海瑞集[M]. 陈义钟, 编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135-136.

[15] 兰陵笑笑生. 金瓶梅词话[M]. 梅节, 校. 陈诏, 黄霖, 注释. 香港: 梦梅馆印行, 1993: 14, 314, 401, 418, 475, 849, 851, 894, 937, 1062.

[16] 安都. (嘉靖)太康县志[M]//陈尚忠, 校.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58). 影嘉靖三年刻本.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0: 349.

[17]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318.

[18] 苏祐, 杨循吉, 曹自守. (嘉靖)吴邑志十六卷图说: 一卷[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史部 181. 影明嘉靖刻本. 济南: 齐鲁书社, 1996: 376.

[19] 刘若愚. 酌中志[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4: 166.

[20] 尚刚. 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308.

[21] 赵承泽. 中国科学技术史: 纺织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305, 307.

[22] 宋应星. 天工开物[M]. 清华大学机械厂工人理论组, 注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76: 88.

[23] 佚名. 条例全文[M]//虞浩旭. 天一阁藏明代政书珍本丛刊(3-5). 北京: 线装书局, 2010: 306-310.

[24] 雷梦麟. 读律琐言[M]. 怀效峰, 李俊, 点校.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0: 539-540.

[25] 何士晋. 《工部厂库须知》点校[M]. 连冕, 江牧, 李亮, 等, 点校.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4: 632.

[26] 张凤荣. 论缎[J]. 丝绸, 1992, 29(8): 56-58.

ZHANG Fengrong. On satin[J]. Journal of Silk, 1992, 29(8): 56-58. (in Chinese)

[27] 连冕, 李亮, 张鹏程. 《天水冰山录·钤山堂书画记》标校暨综合研究[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6.

[28] 巫仁恕. 品味奢华: 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责任编辑: 卢 杰, 邢宝妹)

(上接第 78 页)

[14] 潜说友. 咸淳临安志[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0: 556.

[15] 谭鹏敏. 湖南传统印染技艺研究——以传承人口述史为视角[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5.

[16] 刘恩元. 中国古代蜡染文化之研究[J].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98(2): 98-106.

LIU Enyuan. Study on batik culture in ancient China[J]. Journal of National Museum of Chinese History, 1998(2): 98-106. (in Chinese)

[17] 王耒贤. 贵州通志[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 27-29.

[18] 王文慧. 传统蜡染艺术在中式袍衫中的应用研究[D]. 无锡: 江南大学, 2015.

[19] 郑巨欣. 中国传统纺织印花研究[D]. 上海: 东华大学, 2004.

[20] 黄国松. 中国古代纺织品印花[J]. 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 2002, 22(3): 48-50.

HUANG Guosong. Textile printing in ancient China[J]. Journ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Engineering Sciene Edition (Bimonthly), 2002, 22(3): 48-50. (in Chinese)

[21] 姚震宇, 宋媛. 蓝染服饰中的“中国蓝”文化成因[J]. 服装学报, 2016, 1(5): 516-518.

YAO Zhenyu, SONG Yuan. Origin of “Chinese Blue” culture in Chinese aizen costumes[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16, 1(5): 516-518. (in Chinese)

[22] 曹振宇. 中国古代纺织品印花[J]. 河南工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 20(2): 52-54.

CAO Zhenyu. Several ways about ancient textile stamping in China[J]. Journal of He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08, 20(2): 52-54. (in Chinese)

[2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古代西域服饰撷萃[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0: 1.

(责任编辑: 张 雪, 邢宝妹)